专 题

朝鲜半岛无核化还能实现吗？
——平壤第三次核试验后的局势评析

朱 锋

内容提要：2012年12月到2013年4月，朝鲜激化半岛危机的主要考量是巩固国内政治和迫使国际社会接受朝鲜“拥核”地位。朝鲜的行为不仅降低了国际社会在半岛问题上与朝鲜进行对话的意愿，而且使得半岛局势变得更加复杂。因此，中国对朝鲜半岛的政策需要新思路、新观念和新办法。

关键词：朝鲜半岛 朝鲜核危机 东亚安全 中国外交

2013年2月12日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使得2012年12月朝鲜发射“光明星3号”卫星而引发的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再度恶化。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了制裁朝鲜的2094号决议，国际社会对朝鲜的压力与孤立也达到了新的高度。随后朝鲜采取的一系列激化对抗局势、威胁对美日韩采取核攻击和战争行动的言行和举措，将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和军事对立，发展到了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以来最危急的时刻。朝鲜半岛危机所引发的恐慌心理传导到了全球大部分地区，2013年三四月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成为了国际媒体报道、分析和评价最多的领导人。[1] 许多国际媒体都惊恐于半岛形势失控、军事冲突爆发的可能局面。进入2013年4月下旬之后，尽管局势有所缓和，但四个多月以来朝鲜进行导弹试验、核武器试验，以及宣布退出《停战协定》、威胁战争的爆发将“以分秒计算”的做法，已经推动国际社会实现朝鲜

朱锋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

1 Tong Kim, "New Phase of Confrontation", *The Korea Times*, April 28, 2013.

半岛无核化、稳定与和平的努力，进入了“范式变化”（paradigm change）的新阶段。基于朝鲜半岛北南双方的力量对比，未来朝鲜与韩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很低，但朝鲜半岛的危机状态仍将延续。朝鲜采取直接军事挑衅行为、遭到韩国的军事报复、进而直接引发战争危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六方会谈短期内启动的可能性非常微弱。如何思考未来朝核问题的解决途径、究竟通过什么手段能够有效地减缓朝鲜半岛的危机态势、对话与协商的方式如何才能恢复，此时此刻，需要有新判断、新思路和新办法。

朝鲜为什么要激化半岛危机?

朝鲜2013年2月12日的第三次核试验，违背了其承诺的《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加剧了朝鲜半岛的核扩散威胁，而长期致力于中朝友谊、呕心沥血希望实现朝核问题政治与外交解决的中国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的理由是为了报复联合国安理会2013年1月23日所通过的制裁朝鲜的2087号决议，但发射卫星并非朝鲜正当的“主权权利”，而是随着朝鲜的核扩散图谋一起遭到联合国禁止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行动。由于卫星技术和洲际弹道导弹技术有很大的共通性，联合国安理会分别于2006年和2009年通过禁止朝鲜卫星和长程导弹试验的1718号和1874号决议，明确禁止朝鲜以发射卫星的名义进行弹道导弹技术的升级和发展。将防止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进程中的核与导弹问题挂钩，是东亚大国的基本共识。[1] 在这样的背景下，平壤坚持要通过核试验和卫星发射来回应国际社会要求朝鲜弃核和停止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呼声，不仅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粗暴挑衅，同时也是平壤继续想要通过对抗行动为自己发展“核遏制力”的整体战略的一部分。从二战结束以来，主要核武器国家的核威慑能力都无一例外地通过“箭”、“弹”合一的方式试验和拥有中程或者远程核弹导弹，来展示和强化其核武器的投射和实际使用能力。从1998年10月朝鲜首次试射“大浦洞”远程导弹到2009年的近10年间，朝鲜总共进行了三次远程导弹发射试验。然而，在2012年一年间，朝鲜就分别在4月和12月进行了两次所谓的“卫星”发射。同年4月修改宪法，将朝鲜是“拥核大国”明确写进宪法内容，强调“拥有核武器”是金正日所留下的三大遗产之一。平壤对其有核国家地位的渲染和其“卫星发射”存在着内在的密切联系，并非是平壤口中的“和平利用太空”，显然是表明朝鲜政府为了增强核能力而采取的有计划的步骤。

防止包括核武器和远程导弹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后冷战时代

1 Ken E. Gause, *North Korea Under Kim Chong-Il: Power, Politics,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s*,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11, pp.169-171.

全球安全的基石。平壤处心积虑想要获得“合法的”核武器国家地位，无非是为了其政权的生存和延续。朝鲜今天的政权模式、好战并常常情绪化的对外政策言行，以及国内经济发展长期处于的艰难境地构成了一个难以化解的“恶性循环”。平壤的“核企图”说到底是为了使得朝鲜现有体制继续维持、向国内民众夸耀年轻领导人的执政能力和对外平衡与韩国巨大的常规军力差距的工具。这一切迹象表明，金正恩时代的朝鲜已经公开放弃弃核的承诺和思路，转而不惜为了强迫国际社会接受朝鲜“核大国”的地位而公开采取对抗性政策。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的同时，明确宣布不再参加六方会谈，拒绝就朝鲜弃核问题展开双边或者多边谈判，朝鲜正在一步一步地向自己的既定目标行进。这些做法和想法不仅危险，不可能给朝鲜带来任何实际的利益，更有激化东亚安全体系中内在大国关系紧张的巨大战略风险。[1]

朝鲜已经公开放弃弃核的承诺和思路，转而不惜为了强迫国际社会接受朝鲜“核大国”的地位而公开采取对抗性政策。

2013年3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加大对朝鲜制裁力度的2094号决议。这随即引发了朝鲜持续不断的威胁性的言辞和行动，宣称要对美国进行核打击和彻底的清算，要对韩国进行核毁灭，要对日本使用“核武雷电”进行彻底摧毁。从3月25日朝鲜宣布退出《停战协定》到4月5日朝鲜关闭朝韩之间的开城工业园区，并进而在4月9日在东海岸摆出要进行导弹发射的姿态，2013年3月至4月间朝鲜所采取的战略威胁言行达到了空前程度，给人的印象是朝鲜随时将对韩国、日本，甚至美国的关岛军事基地发动核打击。朝鲜还不惜人为制造战争恐慌，要求外国人撤出首尔，要求驻平壤的外国使节为了避免战争伤害而撤离平壤，公布模拟对美国进行核打击的视频资料。连中国都开始对朝鲜感到“忍无可忍”。[2] 朝鲜一系列的举动不仅在国际社会散布核战争心理恐慌，更是不惜通过玩弄“战争边缘政策”威胁周边国家。一时间，朝鲜半岛的军事紧张气氛达到了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以来的最高点。[3]

朝鲜无论是进行卫星发射还是核试验，都严重地违背了国际社会核不扩散原则和联合国安理会以往在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通过的历次决议精神。朝鲜从2012年12月到目前为止的持续战争叫嚣和所采取的一系列激化事态的危机举动，根本目的还是因为现任朝鲜领导人想要在国内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权力地位，通过显示要“灭美毁韩”的决心和勇气，树立年轻领导人不可挑战的地位和威望。同时，在面对朝鲜国内各种经济和社会困难之际，通过对外转嫁危机强化

1 Muthiah Alagappa, “North Korean Nuclear Test: Implications for Asian Security”, *Pac-Net*, No.10 , February 13, 2013.

2 Jenny Jun, “Dealing with a Sore Lip: Parsing China’s‘Recalculation’ of North Korea Policy,” *38North*, March 29, 2013.

3 Andrew Salmon, “Korean Nightmare: Experts Ponder Potential Conflict”, CNN, March 27, 2013.

国内政治控制，掩饰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的现实。为了政权的稳定和权力继承的合法性，不惜通过所谓核试验强化其“有核武器国家”的实际地位，更是想通过核试验来迫使国际社会接受平壤是“核武器国家”的现实。年轻的金正恩急于在对内政策上留下自己的“遗产”，急于树立个人威望，很可能是朝鲜此番激化危机的根本原因。

更重要的是，持续的对外挑衅和武力威胁，也是平壤想要将其“不弃核”政策强压给国际社会的现实需要，更是朝鲜通过战争威胁谋求在外交和心理上“先发制人”、拒绝就弃核问题继续进行双边和多边对话的策略要求。2013年3月31日，朝鲜举行劳动党中央全会，做出了宣布核武器为“生命线”、开始实行扩大核武装和发展经济并行的“双轨战略”。这一决议为朝鲜近两个月来的所作所为做出了最好的注解。朝鲜深知“拥核”政策必定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为此，朝鲜在有意强化手中“核筹码”的威胁力度，主动制造新一轮国际紧张局势，以所谓不惜爆发核战争和造成核毁灭的代价，企图吓倒国际社会反对朝鲜拥核的主张，最终实现其他国家被迫接受朝鲜是有核武器国家的现状。4月14日，平壤在回复美国所提出的对话要求时宣布，朝美对话的条件是“联合国取消对朝鲜的制裁决议”、“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出核武器”以及“停止针对朝鲜的军事演习”。[1] 对韩国提出的对话条件是朴槿惠政府必须为“侵害朝鲜最高尊严”道歉，并停止一切敌对行动。[2] 这样的“对话条件”则排除了朝鲜弃核的讨论。朝鲜发誓永远不再就弃核展开双边或者多边对话，除非“全世界进行了彻底的核裁军”和“美国中止了帝国主义政策”。[3] 虽然金正日时代朝鲜也曾在2009年之后强调要将弃核谈判变成“多边核裁军”的谈判，但如此系统地解释朝鲜在核问题上不再进行弃核对话的立场，金正恩是第一次。

朝鲜激化冲突态势的消极影响

2013年2月朝鲜导弹试验、3月朝鲜进行第三次核试验所引发的这一轮朝鲜半岛核危机，其性质和强度都超越了1993年第一次朝核危机爆发以来的历次朝核危机。无论是朝鲜核问题，还是朝鲜半岛稳定与和平问题都发生了明显的“范式变化”。这一轮朝核危机是否将决定性改变周边国家的朝鲜半岛政策，仍需拭目以待，但至少无论是对朝核问题的外交和军事反应方式，还是在东北亚区域安

1 Ashed Mahammed, "Kerry Calls N. Korea to Meet Its Obligations Before Talks", *The Wall Street Jouml*, April 15, 2013.

2 Song Sang-ho, "U.S. Steps Up Diplomatic Efforts Toward N.K. Faced with a Host of Challenges, Washington Seeks to Prevent Tensions From Getting Out of Control", *The Korea Herald*, April 15, 2013.

3 Chico Harlan, "North Korea Hints at Openness to Talks, Despite Still-venomous rhetoric",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20, 2013.

全格局中的“朝鲜威胁”定位，都将随之发生重大转变。

未来朝核问题的对峙，已经从原来六方会谈框架内的“行动对行动”，可能彻底转变成为了“实力对实力”。

首先，朝鲜的行为可能在相当程度上降低国际社会对同朝鲜直接进行对话和磋商的政治和外交意愿。未来朝核问题的对峙，已经从原来六方会谈框架内的“行动对行动”，可能彻底转变成为了“实力对实力”。换句话来说，当朝鲜提出“拥核与经济发展的”双轨战略，但美国和韩国强调不愿意降低“门槛”与朝鲜进行对话，未来打破朝核僵局的难度将更大。朝核局势已经不再是如何促成“外交和政治交易”，很可能变成朝鲜是否能“政权生存”和国际社会是否能共同应对未来更具突发性和挑战性的“朝鲜危机”之间的竞争。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2013年4月10日警告，朝鲜的好战言论和挑衅行动已经非常逼近危险的界线。哈格尔当日在五角大楼的记者会上表示，朝鲜的言论无助于化解一触即发的局势，美国及盟友不希望朝鲜再发表煽动性言论。同时，美国也已做好应对任何突发情况以及朝鲜可能煽动的任何行动、任何挑衅的充分准备。哈格尔还表示，他无从猜测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究竟是想发起战争还是想以这种方式回到谈判桌，因为“金正恩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人，朝鲜是一个不可预测的国家”。[1] 但美国完全有能力应对朝鲜的任何行动。对于朝鲜距离能够将核弹头装上足以打到日本或更远地方的导弹有多近的问题，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在记者会上表示，朝鲜已进行过两次核试验，还进行了多次成功的弹道导弹发射，“美军已经做了最坏打算，随时应对最糟情况”。2013年4月9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在国会作证时表示，“朝鲜的导弹仍威胁不到夏威夷和美国本土，尽管关岛可能在被威胁范围，但美国有能力拦截朝鲜可能向美日韩发射的导弹”。洛克利尔也坦承，金正恩并不像他父亲金正日那样遵循一套“挑衅—对话—再挑衅”的剧本，他的行为模式更加“难以预测，甚至根本没想清楚何时该收手，这也让朝鲜半岛局势更具挑战性”。[2]

其次，年轻的朝鲜领导人没有经验，处事鲁莽和不讲国际规则，言论缺乏“底线”，有可能引发朝鲜半岛军事冲突。如果朝鲜变得更加不可琢磨和难以预测，未来朝核局势的危机将长期化，局部军事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难以排除。

朝鲜发射导弹并不意味着开战。但如果朝鲜的导弹遭到美日韩的拦截，则有可能引发朝鲜有限的军事报复，从而导致美韩同盟的军事打击。在这种状况下，朝鲜半岛局势很可能会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之中。如果朝鲜进行导弹发射，没有遭到美日韩的任何拦截，现有的危机态势也会进一步加剧，但并不等于直接引发军事冲突。联合国安理会将重新讨论朝鲜问题，并有可能进一步做出对朝鲜更加

1 “North Korea Looks to Parlay ‘Crazy’ into Concessions”, *AP*, April 13, 2013.

2 Robert Birsel, “North Korea Reiterates It Will Not Give Up Nuclear Arms”, *Reuters*, April 20, 2013.

强硬的制裁决议。目前平壤已然“骑虎难下”，发射导弹的可能性很大。但是，朝鲜究竟想要发射何种型号的导弹，是短程的还是中程的？这对后续的结果又很明显的有不同影响。

与此同时，美国和韩国、日本等盟国一道，随时做好应对朝鲜军事行动的危机准备，韩国可能对朝鲜直接的军事挑衅进行军事报复，并且不排除以局部战争的方式威慑和防止朝鲜新的战争挑衅。美国的基本判断是，朝鲜即便进行军事威胁，有可能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和试射导弹，但事实上却十分惧怕来自韩国与美国的直接军事打击，也惧怕与韩国的军事冲突引发美国的直接军事卷入和大规模的朝鲜半岛战争。朝鲜近一时期以来的战争威胁，是为了掩盖朝鲜内在的脆弱，而不代表急于求战。[1] 只要美国和韩国不被朝鲜疯狂的军事恐吓所吓倒，从而在外交场合屈就朝鲜，朝鲜的战争威胁以及核试验与导弹试验就无法达到逼迫美国进行外交让步以及逼迫韩国和美国给朝鲜提供援助的目的。无论是出于国内还是国际因素的考虑，奥巴马政府都不可能正式承认朝鲜的“有核国家地位”。相反，实现朝鲜的无核化，在长期内仍然将是美国对朝政策的首要目标。

最后，朝鲜宣布的“一手拥核，另一手发展经济”的双轨战略，旨在迫使国际社会承认和接受朝鲜的有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并在此基础上重新建立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安全新秩序。这种将朝鲜的规则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做法，无疑只会激起更大的国际反弹。除非朝鲜发生决定性的变化，朝鲜遭受国际孤立和压力的局面将长期持续。

经历了2013年2月12日朝鲜的第三次核试验和随后的战争威胁之后，奥巴马政府的朝鲜政策将变得越来越强硬。虽然克里国务卿多次表示愿意与朝鲜对话，美国和朝鲜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着的。但美国对与朝鲜对话设置了非常高的门槛，那就是朝鲜必须停止战争威胁，并愿意做出弃核行动之后，美国才愿意对话。这种有条件的“对话论”，既可以让美国保持对朝鲜的外交影响力、避免激化朝鲜的战争威胁言行，又能够让美国的朝鲜政策继续赢得必要的国际和国内政治支持。即便美国有人认为朝核问题只能通过对话解决，[2] 但国内政治的需要，也将让奥巴马政府难以展示新的外交灵活性。

美国越来越不相信朝鲜核问题可以通过对话解决，也越来越不认为朝鲜会有条件地回到六方会谈。[3] 针对朝鲜导弹和核武器能力的发展，奥巴马政府倾向于通过限制，甚至扼杀朝鲜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力增长的方式，降低朝鲜有可能直接威胁到美国本土的核导弹能力建设。目前，屡屡传出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1 David Horsey, "Kim Jong Un Is a Pudgy Punk with the Power to Create Great Misery", *The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3, 2013.

2 Pat Buchanan, "Is War With North Korea Inevitabl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5, 2013.

3 Kim Tae-gyu, "Will Six-Party Talks Resume?" *The Korea Times*, May 25, 2013.

能力被低估的媒体报道。[1] 限制和扼杀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发展，几乎等同于限制和扼杀朝鲜的工业和经济发展，造成朝鲜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军事工业能力全面萎缩的情况下，再也无力进行核武器和导弹力量发展的局面。这将使得美国通过与其盟国协调，进一步对朝实施更加严厉和全面的孤立、封锁和制裁政策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其结果将促使朝鲜经济、金融和工业能力进一步走向枯竭状态，深化朝鲜政权的国内生存危机。

由于深受美国目前国内政治的影响，未来奥巴马政府的对朝政策出现灵活性变化的可能性非常微弱。特别是美国媒体中有关朝核与伊核挂钩的各种猜测和分析，也进一步加剧了奥巴马政府对朝强硬的政策选择。美国国务卿克里2013年4月17日出席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回答问题时表示，“没有中国的援助，朝鲜会崩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朝鲜问题需要与中国合作。[2] 克里还指出，美国对朝鲜的政策不是“战略忍耐”（strategic patience），而是“战略不忍耐”（strategic impatience）。同时，克里强调“美国不会重蹈覆辙”。克里在访问韩、中、日期间明确表示美国不会走过去的老路，“如果朝鲜在无核化措施上没有完善的概念，美国不会与其对话，也不会提供粮食援助”。[3] 克里指出，要想对话或获得援助，朝鲜必须采取具体行动，而不是简单地说或承诺。问题是，金正恩政府会为了和美国的对话而放弃“双轨战略”吗？

中国能有更好的政策选择吗？

2012年12月到2013年4月朝鲜半岛再度出现严峻的危机态势，既反映了半岛问题各方之间严重的不信任和认识对立，更反映了“朝核问题”与“朝鲜问题”不可分离的基本性质。没有朝鲜金正恩政权的国内体制改革，走出长期依靠“主体思想”和“先军政治”的沉疴，没有朝鲜打破孤立和封闭积极与国际社会妥协寻找国家发展的新道路，“朝核问题”总是难以有所突破。如何推动朝鲜变革，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的。朝鲜第三次核试验之后半岛危机深化的新现实，呼唤中、美、日、韩、俄等东北亚的主要国家，思考和采取一项更加具有合作和协调作用的对朝政策。对朝鲜的核挑衅，国际社会只有保持团结，才能向朝鲜真正显示东北亚不接受朝鲜核恐吓的强大决心。

如何推动朝鲜变革，这不是中国一个国家可以实现的。

1 “N. Korea Thought to Have 200 Mobile Missile Launchers”, *The Korea Herald*, May 17, 2013; “North Korea: Prepare for Wa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March 13, 2013; Shin Hyon-hee, “Seoul, Washington Offer Dialogue with North Korea”, *The Korea Herald*, April 12, 2013.

2 “Kerry: China Key to Resolving North Korea Standoff”, VOA, April 17, 2013; http://www.voanews.com/content/kerry-china-key-to-resolving-north-korea-standoff/1643608.html.

3 Kang Seung-woo, “Kerry Snubs NK Conditions”, *The Korea Times*, April 19, 2013.

中国有必要警惕美日韩利用朝鲜因素在亚太地区增加军事力量部署和强化军事同盟合作的动向。在目前朝鲜的核战争威胁下，美日韩的相应军事举措就是因为朝鲜的疯狂举动而“授人以柄”。中国在观察这一动向的时候，不能一味埋怨美日韩；相反，朝鲜目前的战争叫嚣不能得到阻止，就难以使美日韩减缓军事部署的势头。俄罗斯在对朝鲜的指责和评判程度上远高于中国，在对目前朝鲜挑衅的政策应对上也明显趋向于美国和韩国。今天不是中俄在联手反对朝鲜，而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反对朝鲜的极端言行。不能只看到美日韩加强军事部署而反对朝鲜的战争威胁，更因为着眼于朝鲜现有的威胁言行将严重破坏东亚和平与稳定的问题性质，来做出思考和反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013年4月6日在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通话时发出警告，“决不允许在中国家门口生事”。[1] 习近平主席4月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表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为了一己私利而将整个地区抛入冲突”。[2] 这都表明了中国政府在现有半岛危机问题上的严正立场。

没有实质性的弃核对话，没有各方愿意和解的明确立场，未来朝鲜半岛危机的长期化只会让东北亚区域安全局势“雪上加霜”。美、韩目前都表示愿意和朝鲜对话，但同时又着力于强化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加强军事戒备和作战能力，以及继续频繁举行联合军事演习。即便同意对话，华盛顿强调对话的“先决条件”是“只有朝鲜回到以前所做出的愿意弃核的承诺以及停止语言和行动威胁的情况下，美国才会和朝鲜对话”。韩国总统朴槿惠2013年5月7日访问美国与奥巴马总统举行美韩首脑会谈，宣布将继续推进南北韩“信赖增强”措施，即“首尔进程”（Seoul Process）。朴槿惠同时强调加强对朝军事遏制力量建设，绝不容忍朝鲜的“任何军事挑衅”。[3] 目前来看，朴槿惠总统的“首尔进程”提议，拉开了与前任韩国总统李明博的对北政策的距离，不再简单地以是否同意弃核作为韩朝政治接触和进行粮食援助的前提，但绝不意味着美韩对朝鲜的挑衅行动和所作所为采取妥协姿态。没有朝鲜的弃核行动，“首尔进程”不可能回到金大中—卢武铉时代的“阳光政策”，也不会决定性地改变半岛北南双方之间实质性的对峙态势。

未来半岛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依然是朝鲜的内部局势和金正恩的内外政策。如果朝鲜真的想要重振国民经济，实现金正日时代就提出的“打开强盛大国之门”的目标，对内进行体制的变革和对外缓和与韩、美、日等国的关系，将是相辅相成的“一体两面”。只有朝鲜放弃“核挑衅”，显示弃核的诚意和决心，才能重新启动与其他国家的谈判和接触进程，朝鲜的内在发展才能真正拥有建设性的外

1 “中国外长王毅谈朝鲜局势：勿在中国家门口生事”，网易新闻，2013年4月7日。http://money.163.com/13/0408/11/8RUFTF4200254TI5.html。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论坛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4月9日。

3 参见朴槿惠总统2013年5月访美期间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The Right Path' for North Korea”,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15, 2013。

部环境。朝鲜如果一味地想要通过核对抗来强迫国际社会承认朝鲜核武器的合法化，以在对话和谈判中获取主动权，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压力。没有朝鲜实质性的弃核进程，就不可能出现真正有利于朝鲜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国际和解。

在面对沉重的内外压力面前，金正恩显示出了灵活的一面。2013年5月22日，朝鲜人民军总政治局局长、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崔龙海次帅作为金正恩的特使访问北京，向习近平主席转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在和中国领导人会面期间，崔龙海传递了平壤的三个重要信息：一是强调朝鲜希望改善、巩固并发展朝中关系，但前提是朝中两国“共同努力”。二是朝鲜希望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愿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三是朝鲜愿意接受中方建议，同有关各方开展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多种对话。但这并不意味着金正恩已经决定重启弃核谈判，并愿意重回2005年的六方会谈共同声明，因为平壤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承诺。国际社会并不认为崔龙海的北京之行表明了朝鲜立场的重大转变。[1] 崔龙海回国的当天，朝鲜媒体就再度就拥核立场发动宣传攻势。[2]

如果崔龙海此次来北京只是向中国传递朝鲜愿意对话的信息，北京并不会真正满意。因为朝鲜所说的“对话”可以是降低目前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对话”，可以是就重新恢复开城工业园区的“对话”，也可以是朝鲜一直想要的与美国进行的、有关在半岛建立和平体制的“对话”。这些对话都不意味着平壤愿意接受“弃核对话”。与此同时，崔龙海强调金正恩愿意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营造和平的外部环境，那么，究竟是朝鲜竭力想要在“拥核”的前提下发展经济，争取其一直强调的在强化核遏制力之下的“和平”，还是在弃核的进程中争取与美国、韩国、日本正常化和签署半岛和平协定之后的“和平”？中国需要对崔龙海访华的实际效果保持谨慎判断。

朝鲜的未来很可能是在两种选择中挣扎。一种是“拥核”条件下通过内在变革，以便争取有限的开放。但国际社会不会放弃对朝鲜的孤立和压力政策，未来的半岛局势将持续紧张和动荡；另一种则是在“谈判弃核”的进程中改善国际环境，加速国内体制变革和对外开放，真正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对核问题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将考验和决定着朝鲜究竟准备以什么方式来实现“变革”。[3] 但无论如何，全面的弃核都将是这一变革的结果，而难以成为其前提。正如习近平国家主席2013年5月24日在会见崔龙海特使时所指出的，“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4] 朝鲜继续核挑衅的结果，只

朝鲜继续核挑衅的结果，只能让朝鲜核问题“硬着陆”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1 “Seol, Washington Wary of N. K. Talks Offer”, *The Korea Herald*, May 25, 2013.

2 Sarah Kim and Shin Yongho, “North's War of Words Rages on”, *Korea JoongAng Daily*, May 27, 2013.

3 Alexandre Mansourov, “North Korea: Turn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The 38 North Korea*, April 10, 2013, http://38north.org/2013/04/amansourov041013/.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朝鲜特使”，《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能让朝鲜核问题“硬着陆”的可能性不断上升。

朝鲜已经宣布“永远退出六方会谈”，国内也以立法、修改党纲和设置内阁级别的核开发局等形式不断在巩固朝鲜的拥核地位。面对这一局势，重启“六方会谈”不能只取决于朝鲜领导人的盘算。稳定朝鲜半岛局势，坚定地实现无核化目标，中国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促进政策协调，同国际社会一起共同应对朝鲜局势，不仅是要“防住”，更需要“管住”朝鲜局势的各种变化的可能性。其中，中美沟通、对话与合作是朝鲜半岛局势避免失控并危及整个东北亚区域安全局势的关键。2013年4月3日，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进行了电话沟通，彼此都对当前的半岛局势深感忧虑。4月13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访华，和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富有建设性的沟通和磋商。中美两国在半岛无核化问题上具有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应该积极利用朝核问题上的新挑战，加强战略信赖、培植东亚区域安全沟通的愿景，将合作解决朝核危机作为践行“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契机。要做到这一点，两国领导人应该及时会晤，展示相互尊重、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胆识和眼光。[1] 朝鲜半岛无核化是否能够实现，说到底并不取决于朝鲜的意愿，而是取决于东北亚国家究竟是否能够在处理重大区域安全问题上合作，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合作。

结 论

2013年2月以来的朝核危机使得朝鲜半岛核问题上的政治角逐达到了一个新的、更加危险的高潮。金正恩接班一年多来的内外政策，此时终于有了清晰的分晓。任何奢望年轻的朝鲜领导人将带领国家走向改革的想法此时成为了泡影。在金正恩的领导下，朝鲜的行为无疑具有了更大的挑战性和不确定性。朝鲜半岛局势的不确定性也在明显上升。未来中国的朝鲜政策究竟如何调整和发展，对于中国新领导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艰巨的考验。未来朝核局势演变的严峻性和风险性不能被低估。在经历了朝鲜的战争叫嚣和威胁之后，通过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能性是在下降而非上升。应对未来半岛局势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和不确定性，中国不仅应该沉着冷静、灵活应对，更重要的是要有新思路、新观念和新办法。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珍惜和重视中朝友谊，中国最不愿意看到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以及核困境的深化。但面对2013年2月以来激化的半岛紧张局势，中国的安全利益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今后如何应对一个公开宣布不会弃核的朝鲜，如何应对一个不断想要致力于扩大核武器能力的朝鲜？在现有日益紧张的核对峙中如何重启相关的对话和谈判，如何能够实现未来半岛稳定并进而建

1 有关对中美是否能在朝核问题上合作的具体分析，请参见朱锋：“中美可以在朝核问题上合作吗？”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4月30日。

立新的安全秩序？这一系列问题已经成为摆在中国新领导人面前的严峻话题。中国无法坐视朝核对峙的长期延续，一个“久拖不决”的有核武器的朝鲜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也是东北亚区域安全不可承受之重。对北京来说，两个现实问题需要采取行动，一是如何提升实现朝鲜无核化的效率，二是如果无法说服朝鲜放弃挑衅政策和拥核政策，那么，什么样的手段能够帮助扩大中国在朝核问题和朝鲜问题上的影响力？经历了近来的风波之后，简单地依靠时间是无法解决朝核僵局的。朝核问题说到底“拖不起”，寄希望于朝鲜的经济发展迟早将“软化”朝鲜的挑衅行动，并最终能够让朝鲜降低其挑衅行为的认识已经证明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期待。朝核问题的本质是“朝鲜问题”。一个不愿意放弃核武器、依然坚持旧有体制并保持“先军政治”的朝鲜，一旦经济得到喘息和恢复的机会，定将变得更加具有挑衅性。此时此刻，中国应该重新考虑和评估传统的朝鲜半岛政策。

可喜的是，中国的对朝政策目前已经呈现出了某种“新思路”。这就是中国的朝鲜政策和半岛政策不能被平壤所“绑架”，中国在半岛无核化和稳定问题上的国家利益不能被中朝传统关系所取代。这是处理和发展中朝关系需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了中国在无核化问题上发出的坚定信息。[1] 中朝友谊与合作是建立在中朝两国政府和人民相互尊重各自的安全与利益关注的基础上。朝鲜的经济建设和国家稳定需要中国人民的支持和理解，但朝鲜在对外行为上的偏激、对抗和情绪化，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利益，同时也不利于朝鲜的稳定、建设和发展。如果朝鲜政府的思路和做派无法调整，中国就需要对朝鲜板起脸，让朝鲜觉得疼。

1 Jane Perlez, “Xi Dlivers Stern Message at Talks with North's Envoy”,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7, 2013.